

第一章 送夜宵給大人

「二小姐？」裴家新來的小廚娘做好了晚飯，站在廚房門口，低低喚了一聲。

時值盛夏，蟬鳴一聲長過一聲，可偌大的院子裡卻無人回應。

小廚娘名喚曉珠，到此地不到一個月，還未與正經主子——縣令裴屹舟見過面。裴家原有的廚娘死了公爹，告假回鄉奔喪。一日，府裡的老嬤嬤秦氏外出，機緣巧合下帶回了落難的曉珠，也沒說讓她做丫鬟還是廚娘，總之什麼都做。

現下裴縣令沒回來，曉珠的第一要務，就是照顧好他的妹妹——二小姐裴靈萱。喊了幾聲，仍無人回應，曉珠心中奇怪，裴靈萱是個小饞貓，放在往日，肉剛下鍋，她就會心急火燎地鑽進廚房，怎麼今日飯都擺上桌了還不見人影？

這豆角燜飯、涼拌黃瓜、蔥燒肉片可都是她愛吃的呀。

尤其是豆角燜飯，油滋滋的五花肉香、清爽的豆角味兒、香辣撲鼻的豆瓣香，還有米飯微糊的鍋巴香，融為一體，再配上一碗米湯，那滋味別提有多好。

難道她現在還有什麼更好玩兒的事？

懷著疑慮，曉珠解了袖套、圍裙，來到院子裡。

剛剛站定，芙蓉樹上一陣「窸窣窸窣」，樹枝、樹葉、碎花瓣齊齊掉了下來。鳥叫霎時驚起，三隻小鳥撲騰著翅膀往不同方向亂飛而去。

樹杈上的裴靈萱氣得不輕。

她穿一身秋香色堆花襦裙，胖乎乎的，很是可愛，卻攏著腰衝下面的人道：「壞曉珠，鳥兒明明馬上就要被我捉住了，卻被嚇走，妳拿什麼來賠？」

曉珠哪裡知道她正在樹上掏鳥窩，在樹下垂著頭，不敢看她，咬唇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，不如明日我給二小姐做宮保雞丁？」

她只道裴靈萱嘴饞，若是吃好了，便不會生氣了。

裴靈萱的小腦袋瓜子裡卻想：左右雞不過是大一些的鳥兒，在雞圈裡抓雞，與在鳥窩裡捉鳥差不了太多。她「哼」了一聲，慢慢放下攏著腰的雙手，似乎答應了這個條件。

曉珠看她這樣子，心裡鬆了一口氣，端起一碗米湯，用瓷白勺子輕輕攪拌讓它涼，等她下來了正好喝。

鳥兒已飛得不知蹤影，裴靈萱卻又戀戀不捨地抬眼看了下天，似乎想像那些鳥兒一般能自由自在地往天上飛。

可是當她將目光投往城門那邊時，登時嚇白了臉，「他們……哥哥……哥哥他們回來了。」

聞言，曉珠心頭髮顫，半年前那個夜晚之事重新湧到眼前，她的手彷彿突然失去力氣拿不住東西，瓷碗摔落在地，「劈啪」一聲碎了，米湯灑了一地。

裴靈萱坐在樹下哇哇大哭，襦裙上沾了好些泥。藍裙白襖的曉珠，臉色白得像紙一樣，正怔怔瞪著地上的碎瓷片出神。

秦嬤嬤從屋裡出來時，看見的便是這樣一副場景。

「哎喲喂，我的小祖宗，這是怎麼了？」她朝著裴靈萱急急奔去，路過曉珠身邊

時，深深地看了她一眼。

曉珠叫這一眼看得害怕，臉色更白了，如初春裡柔柔弱弱的嬌花，微風一過，顫巍巍的要墜下枝頭來。

她不敢看那邊，蹲下身去，默默收拾著地上的碎瓷片。

秦嬤嬤那意味深長的目光，曉珠不是第一次見了。從在街邊第一次見面，秦嬤嬤的眼裡就跳動著些光，像是動了什麼心思。

入了裴家後，秦嬤嬤也總是細細地打量著，從白若嬌花的臉，看到不盈一握的腰，再到籠在裙子裡的腿……看得曉珠面紅耳赤。

只是曉珠此時心亂如麻，根本無暇想那麼多。秦嬤嬤怎麼罰她還在其次，最最緊要的是裴靈萱方才說的話。

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」秦嬤嬤抬起裴靈萱的小胳膊、小腿兒，又是摸又是看，除了一手髒乎乎的泥，一點兒傷痕也沒有。

裴靈萱並非摔下來，是自己爬下來的。但一下來腳就軟了，跌坐在地上起不來。

「嬤嬤壞，嬤嬤騙人，要變小狗！」裴靈萱用手背擦了擦哭花了的臉，乾著嗓子嚎。

秦嬤嬤都五十好幾的人了，要變也不是小狗了。那廂撿著碎瓷片的曉珠聽了，手上一顫，瓷片將手指劃了道口子，小血珠子慢慢冒了出來。

像曉珠這樣的小丫鬟，最怕的便是秦嬤嬤這等頗具威嚴的老僕。就像方才，只一個眼神，也能讓人驚懼好久。驀然間，她卻成了小狗……

曉珠撚撚手指，也只有二小姐敢那樣說她了。

秦嬤嬤也摸不著頭腦。

「妳說哥哥他們五天後才回來的，怎的現在就在城門口了？我大字兒一個沒寫呢！要是、要是……」似乎想到了可怕的下場，裴靈萱嚥了嚥口水，說不出話來了。

裴屹舟知道裴靈萱性子野，走之前讓她抄《千家詩》，這小妮子算著日子，決心哥哥回來前的最後一天來個快刀斬亂麻，孰料他竟提早回來了。

曉珠也沒料到。

半年前，沈府被查抄。她與養母王大娘被銷了奴籍，放了出去。誰知禍不單行，王大娘一病不起，耗費了所有資財，還是沒了。

為替她葬身，曉珠不得已賣了自己。她本是想入大戶人家做婢女或廚娘的，哪知道被一夥兒地痞流氓騙了。

幸而一個和和氣氣的老太太救了她，帶她回家，才知竟然是裴縣令府上。

裴縣令是誰？鐵面無私、冷情修羅裴屹舟！來了這小城不過一年，殺山匪、誅盜賊，一眾罪犯通通梟首，鮮血順著校場的杆子滴了一夜！

這還不算完。

那些人畢竟是罪大惡極之人，受這樣刑罰理所當然。可大家看不懂了，城裡的大善人沈老爺不知怎的得罪了他，一夜之間就被抄了家，沈老爺並三位公子通通被折了胳膊、卸了腿，五花大綁被送到錦官城。

那夜，折他們四肢時，曉珠就在場！

「啾」一聲，胳膊斷了，大公子疼暈過去！縣令心狠，又一腳踩在他背上，暈了的大公子又疼醒過來，一口血噴在花盆裡的矮松樹上，生生將樹染成了血松！跪在地上的曉珠害怕極了，抖如篩糠，大氣也不敢出。

翌日，她和大娘被放出沈府時，便打定主意要遷到鄰縣去住。因這縣令不是懷柔仁慈之人，在他治下要好好活著不容易。

哪知還來不及動身，王大娘便病了。

後來她進了裴家，身契在秦嬈嬈手裡，便也沒辦法了。

縣令當時去錦官城出差，一時半會兒回不來。這段時間裡，曉珠漸漸弄清楚了，他似乎終日宿在前面縣衙，除了關心裴靈萱的課業，很少來這邊。

她打定主意少與他接觸，又與裴靈萱一般默默算著他回來的時間，在心裡做著準備。

人便是這樣，一旦認命了，心裡便會接受安排。可突然變了卦，又會被打得措手不及。裴靈萱如此，曉珠亦如此。

「這、這……」秦嬈嬈也不知道裴屹舟會提前回來，但她終究是個老人，經驗很是豐富，安撫道：「二小姐別怕，今兒晚上少爺定有好多公事要忙。等他回咱們院子，我便說妳睡了，他一定會來看妳一眼，等他走了，咱們就一起抄，通宵不睡，定然抄得完。」

裴靈萱覺得這法子可行，這才止住了哭，為趕時間，拎起裙子就跑去飯桌上扒飯。曉珠也略略放下心，至少今晚不用打照面。攥了瓷片正要往廚房去，卻聽裴靈萱塞著滿嘴的飯嘟嘟囔囔的，又哭了。

「曉珠姊姊的飯做得這樣好吃，我卻只能胡亂吃兩口去抄書，嗚嗚嗚，哥哥實在太壞了，我的命好苦，嗚嗚嗚……」

這話明裡是在誇她、貶裴屹舟，但把他二人放在一起，曉珠竟不知該高興還是惶恐。

秦嬈嬈本在撫著小饞貓的背，瞧著曉珠嫋嫋婷婷的背影，一時警醒，忽然道：「曉珠，大人回來得晚，也是要吃夜宵的，今晚亥時三刻，妳送去他寢房。」

曉珠全身一僵，立時動不了了，整個人像掉進了冰窟窿裡。

亥時一刻了，月亮斜斜地掛在樹梢上。廚房裡，一燈如豆，曉珠仍在忙碌著。

涼粉是下午就做好的，放在瓷盆子裡晾涼，此刻已完全成形了，順滑又晶亮，似乎只消看上一眼，便消了五分的暑氣。

曉珠在碗裡裝了辣椒粉、花椒粉、白芝麻，將滾燙的油一勺一勺潑上去，油香、辣椒香、花椒香和芝麻香混在一起，滿世界便只剩一個「香」字。油辣子便這樣做好了，只是聞一下，就令人滿口生津、食指大動。

她又將一整塊涼粉切成細細的長條，晶瑩剔透，秀氣可愛。

最後將陳醋、白糖、芫荽、蒜末、黃瓜絲、朝天椒圈與方才做好的油辣子，整齊放在切好的涼粉上，這道菜便做好了。清涼開胃、酸辣可口，最適合夏天吃。

曉珠將涼粉和幾個小菜放到托盤上，取下身上圍裙，洗了手和臉。井水涼涼的，撲在臉上很是愜意。然而再愜意，也緩解不了她心中的驚懼。

她望了望遠處的屋子，窗前燭火搖曳，將一個頎長的身影映照得模模糊糊的。半年前便是他，折了三位公子的手臂，踹得溫文爾雅的大公子吐了血！

曉珠越看越害怕，漸漸地面白如紙，心跳急促起來。

此時「吱溜」一聲，東邊屋子的門開了，陪著裴靈萱抄大字兒的秦嬤嬤挑開簾子出來。

「杵在這兒發什麼愣？夜宵做好了嗎？」

「做……做好了。」曉珠趕忙低下頭，整個人都懵懵的。

「做好了便端去吧，別讓大人等著。」

南屏縣的上任縣令尸位素餐，累積了大量案子。裴屹舟上任後雷霆手段，處理了諸多，但還有好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因此他公務十分繁忙，往往熬到深夜。

往日，秦嬤嬤都命廚娘胖嬸兒亥時三刻送夜宵去。

「是、是……」

曉珠顫顫巍巍地應了，正要去廚房端托盤，卻聽秦嬤嬤道：「慢著，妳同我來一下。」

曉珠隨著秦嬤嬤去了，卻在她拿出一套衣服時驚得呆住了。

這……這能叫衣服？

根本就是幾塊紫色的輕紗，胳膊遮不住，腿露了一大半，前胸還、還開得極低……秦嬤嬤面色如常，似乎根本不在乎曉珠的驚訝表情，一邊說道：「換上。」一邊拿眼睛去打量她的身子，似乎在思量她穿上這衣服是何等魅惑之色。

曉珠抿著唇，呆呆地不動，滿心滿眼都是拒絕。

秦嬤嬤是高門大戶出來的老人，也不氣惱，只道：「曉珠，那日若不是我，妳可就要讓那幾個地痞賣到萬花樓。如今，妳的身契在我手裡……」

她話未說完，曉珠卻很明白其中的意思：他們能送她去，秦嬤嬤也能。

屋外黑夜沉沉，白日的一切皆被吞噬。曉珠貝齒緊緊咬著柔軟妍麗的櫻唇，泫然欲泣。

廊間起了風，吹得樹葉「簌簌」作響。世間的可憐人如同這些葉子，只能迎風擺舞，半點由不得自己。

不久之後，曉珠換上輕羅紫衣，端著托盤，往那間屋子走去。

她的裙子很薄，某些地方還短得什麼都遮不住，讓她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心裡也是畏懼、羞澀來了個齊全。當下她最怕的就是裙子被吹起，失了端莊。

她以前雖只是沈府的奴婢，卻也是王大娘一句一個「潔身自好」教出來的。如此打扮，只能邁著小碎步緩步往前，生怕步子大了，露了不該露的地方。

但看在身後秦嬤嬤的眼裡，紫紗少女嫋嫋婷婷的，一舉一動皆是撩撥，魅惑極了。

但凡是個男人，絕不會不動心。

秦嬤嬤十分滿意，笑得滿臉是褶兒。

許多年前，她陪著大小姐林沁雪長大，看著她嫁入侯府，生下裴屹舟、救了姨娘

的女兒靈萱；後來，又眼看著她終生鬱鬱、香消玉殞。

「靈萱有屹舟照顧，我不擔心。反倒是屹舟這孩子從小就孤僻，他太苦了，嬾嬾一定要陪著他。」

大小姐去世前，拉著她的手這麼說。

一生皆繫於大小姐的她，彼時只想隨著去了，但為了這句囑託，她生生熬住了。陪著那個少年走過最陰鬱的日子，等來了新的希望，見他一步一步長成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

可是她知道他還有一個心結，一日不解，就一日過不上平靜喜樂的日子。

「若是大小姐還在世，一定不忍心看他這般孤單寂寞吧？」

她要為林家留下一個種，讓裴屹舟有個孩子承歡膝下。所以，她買了曉珠。

西邊屋子外，曉珠的櫻唇幾乎被咬出了血，她抬起顫抖的手，輕輕叩了兩聲門。

「送夜宵嗎？」嗓音清冷，明明如山間泉水，卻嚇得曉珠全身一抖。

那夜她匍匐在地上，就是這聲音冷冷地說著「折了手、廢了腳」，輕飄飄的一句話，好像在說什麼摘花折柳，便廢了三個公子的一生。他們可都是極好極溫柔的人啊！

三公子最愛與她們丫鬟嬉戲，鬧著要吃她們的口脂。二公子不愛說話，但總賞下些糖糕果子。大公子最是溫文爾雅，衝誰都微笑。

然而，他們……都被屋裡那個人毀了，她也沒了家。

只是像她這樣手無縛雞之力的小人物，並不敢恨，只是怕，只想離他們這種人遠遠的。可現實總不遂人意。

「進來。」屋裡的清冷嗓音又道。

情勢如此，縱然曉珠心亂如麻，也只得硬著頭皮上了。她深吸一口氣，低低垂著頭，推門進去。

屋子不小，卻沒有多餘的擺設，只一桌一椅一几一床，顯得空蕩蕩的。饒是簡單至斯，也令人覺得頗有些清貴之氣。牆根立了個竹製的書架，放了滿滿一架子的書簡。

然曉珠低著頭，並不能瞧見那些，只看見腳下青灰的地磚，一塵不染，打掃得比沈府的琉璃地板還要乾淨。

他的話也很簡單，「放那邊小几上吧。」除此之外，只聽見毛筆在紙上「沙沙」劃過的聲音。

他大概沒有抬頭，沒看見我這副打扮。曉珠心下思忖，邁著小步子走過去放下吃食，逃也似的想快些離開。

耳畔忽的響起秦嬾嬾方才的話——

「不只要送進去，還要等大人吃完，妳將碗收了，才能出來。」

曉珠心下有些絕望。幾乎認命一般，慢慢起身來，垂手站在一旁。她再是不知事，穿了這樣一件衣服，也知道了秦嬾嬾的意圖。

罷了，被他折磨，總好過被丟進萬花樓那種骯髒的地方。

小几的旁邊是書架，又高又大，在燭火照不到的地方，投下一片陰影。曉珠便站在這片陰影中。縱然認了命，但她還懷抱著一絲期望：他沒有注意到我。

但裴屹舟是什麼人？雖聚精會神在公務上，一貫放了吃食就走的廚娘胖嬸兒今日卻一反常態，他如何會沒有察覺？

空氣裡有淡淡的香氣，四處飄散。他擱下筆，抬眼望去。

竹黃色的書架下站著一道纖細的身影，陰影之中，看不真切，如同一片淡紫色的煙霧，柳弱花嬌。

這自然不是腰粗臂圓的胖嬸兒。

裴屹舟十分清楚這人他不認識，但在內心深處，卻隱約有一種熟悉之感。

是哪裡來的熟悉感呢？

似乎是某個夜晚他在哪裡瞥見過一眼。

四周的香氣清清淡淡，聞著讓人十分舒服，整個人都放鬆了。

裴屹舟眉心卻忽的跳了下，不好的預感在心頭泛起，他陡然站了起來，負著手冷聲道：「把東西端過來。」

還在暗自企盼的曉珠心下一抖，心跳幾乎慢了一拍，顫巍巍端起托盤。

盤子不大，碟子不少，因著她雙手顫抖，裝著不同食物的碟子互相碰撞，發出輕輕的聲響，在如此岑寂的夜裡，十分刺耳。

這次她知道他在看她，這幾步路像是在走刀山火海。

終於到了。

曉珠恭順躬身，將盤子舉過頭頂，小碟子碰撞的聲音更響了。

「請……請大……大人……用、用夜宵。」

少女嫋嫋婷婷、穠纖合度，飽滿的胸脯、不盈一握的細腰、凝脂般的雙腿，都在薄如蟬翼的紫綾軟煙羅紗裙下若隱若現。

然而那顫慄的身子、磕絆的話語，在在表明了「害怕」兩個字。

「放下吧，舉著多累。」

曉珠依言放下托盤，只埋著頭擺碟子，不敢看人。

她恭順俯身，他站立如松。

從裴屹舟的角度，最為刺眼的便是她前胸裸露的大片雪白肌膚。那上面偏偏還墜了根紅色的帶子，打了個小小的蝴蝶結，誘使人往下面看去。

只是她深深埋著頭，他看不清她的面容。

少女一靠近，香氣越發濃郁，漸漸瀰漫開來，令他心頭之前的警戒全然消失。那股子熟悉之感也越來越強烈，那是他記憶深處的味道，會召喚起那些塵封的舊事。

裴屹舟定了定心神，淡淡瞥了一眼曉珠端上來的幾個碟子：一份晶晶亮亮的涼粉，淋了花椒水、辣椒油和陳醋，紅、白、綠、黑四色合一；一份綠油油的燙萵筍葉，只選了最嫩的葉尖兒；一碟子香滷牛肉；一碗銀耳蓮子羹。

少女的手仍在顫抖，擺完碟子便要退下。

「等等。」裴屹舟往她身邊走去。

少女像被嚇到一般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了下去，將頭垂得更低了。

裴屹舟偏偏要看，伸出兩根修長的手指，輕輕捻起她的下巴。

第二章 哪兒派來的細作？

曉珠進了屋子後，秦嬤嬤也沒閒著，叫住了守夜的小廝，「冬青哥兒！」

冬青是裴屹舟的貼身小廝，今年剛滿十三歲，毛頭小子一個，眯眯眼，總是一張樂呵的臉，很是招人喜歡，「這麼晚了，嬤嬤還不睡呢？」

秦嬤嬤笑道：「我老婆子年紀大了，覺少。就是熱得很，下午我在井裡湃了一籃子鮮果，這會子剛好，勞煩冬青哥兒幫我提上來？」

冬青立馬擡起袖子，「嬤嬤這說的是什麼話，不過是讓我提個果子，連大人都聽妳老人家的話，我哪裡當得起『勞煩』二字？」

說著便輕鬆地將那籃鮮果提了上來。

黃澄澄的是枇杷，紅彤彤的是蘋果，粉嫩嫩的是仙桃，還有些紫的李子、綠的葡萄、黃的香梨，滿滿一籃子，都是水靈靈涼沁沁的。有的還起了層白霜，看得人暑氣全消。

秦嬤嬤塞了個香梨給冬青，「既然你這麼說，嬤嬤我便托大，問你幾句話。」

冬青忙道：「嬤嬤問話自然是應該的，只是……」他年紀雖小，但到底跟著裴屹舟些許年了，一下便懂了意思，面上露出些難色，「只是這次大人去錦官城，好些時候沒帶著我，我也就不知道。」

秦嬤嬤笑了笑。這個小子，這是和她打機鋒呢。

上次不過哄著他喝了點酒，套出了些話，知道裴屹舟查抄沈府的時候，在那個叫曉珠的婢女身邊停了一下，多看了兩眼。

冬青事後害怕極了，生怕自己醉了後說錯什麼官場上的事，後悔不已，再也不敢喝酒了。

可是冬青再機靈，也是個小孩子，哪裡有她這種見了不知多少市面的老嬤嬤厲害。

秦嬤嬤先給他吃了顆定心丸，「我是個老婆子，大人的事兒我也不懂，不過就是關心大人的身體，隨便問問。」她見冬青緊繃的神色明顯舒緩下來，話鋒一轉，「聽說錦官城熱鬧得很，鶯鶯燕燕也多，且問你，大人可曾去過那種地方？」

冬青正啃著香梨，又甜又多汁，又是井水湃了一下午的，吃著同冰雪飲子一般涼快。

聽了此話，他一雙眯縫眼兒瞪得老大，連連擺手道：「絕沒有。」似乎覺得這樣不夠，又拍著胸脯，斬釘截鐵地補充道：「莫說大人潔身自好，不去那等地方，即便是他喝醉了被同僚拖著去，只要我冬青在，大人便踏不進那裡的門檻。」

他只知道秦嬤嬤害怕大人去那煙花柳巷學壞了，哪裡知道她要的就是學壞。

秦嬤嬤歎口氣，「那……這趟出門，他可有對什麼女子特別的注意？就像半年前查抄沈府那夜，他多看了沈府那個小婢女兩眼？」

「他倒是和一個女子說了幾句話。」冬青皺著眉頭說：「不過……那是知府的女兒。」

秦嬤嬤眼睛都亮了，「知府的女兒？」

裴屹舟今年二十歲了，他京城侯府那些兄弟，有些孩子都好幾個了，而他呢，莫

說妻妾通房，女人看都不看一眼。

平日裡，裴屹舟萬事皆依她，偏這件事，無論她如何說，他都不為所動。她知道他有心事，也不要求多，只求他能留下個孩子就行。上次聽說他對沈府那個婢女多看了兩眼，她才千方百計策劃了曉珠這場戲。

但曉珠的作用僅限於此。知府女兒這種身分，才是自家大公子的良配。

秦嬾嬾越想越興奮，望了望西邊，甚至有些後悔：是不是時候到了，少爺自己把那件心事兒放下了？若是這樣，她不該自作主張，把曉珠塞他房裡去呀。

屋內，燭火微顫，燈影幢幢。

裴屹舟看見一張純淨無邪的臉，宛如天上的皎皎明月、山野的淙淙清泉。一雙蘊滿了春水的眸子，縱然因慌亂而躲閃，卻洩露著姣姣梨花般的純潔。

這副楚楚動人的模樣，倒顯得身上的紫綾軟煙羅紗裙俗氣了。

淡淡香味，如深山幽谷裡的靈氣從她周身散開，似乎要帶他去往那個空靈幽遠的境地。

他的眼神漸漸失了清明，越看越深，卻不是順著那根撩撥的帶子去看精緻的鎖骨、飽滿的胸脯，而是看進了心裡，看見了無數塵封日久的舊年回憶。

那年大雪，深深庭院裡，有個女子興致格外好，關起門來，取出收起來多年的寶劍，為自家兒子舞了一場。

除了那次，他從未見過母親那般英姿勃發，眼角眉梢全是颯爽快意。她長劍一揮，翻起七朵劍花，連腰上佩的荷包也掉了。

小小少年跑去撿起來，一股清新冷冽之氣撲面而來，還有些微微酥麻。

「母親，這荷包裡裝的是什麼，怎麼這般香？」

「是竹葉花椒的葉子，是我以前在雲嶺學會熏製的。」

是了，母親嫁入侯府前，因為身子弱，被送去雲嶺學藝，她的劍術應當也是在那裡學的吧。

但母親嚴肅對他道：「今天舞劍的事兒不能告訴別人。」

他懵懵懂懂地應了，卻沒做到。

姨娘唆使庶弟嘲弄他道：「你母親終日病氣纏身，是不祥之身！」

他氣不過，說母親的劍舞得極好。

最後父親知道了，竟斥責了他們母子。

「為什麼？」被關在小院子裡禁足時，他流著淚問母親，「明明是姨娘他們先欺負我們的。」

母親淡淡一笑，「因為你父親不喜歡。不喜歡的，怎麼做都是錯的。」明明是笑，卻滿是憂鬱和苦澀。

那笑深深嵌入了他的腦海，以至於她病逝之後，他變作一個孤獨陰鬱的少年，總是以冷冷的目光打量世間的一切。直到某天，他的恩師俞柏出現，教導他道理，給予他希望。

香氣裊裊，餘味不絕。時光似乎靜止在這一刻。

已經很久很久，他沒有這般平靜地想起這些事情了。

夜風拂過，窗櫺之上，芙蓉樹影婆娑，紅的白的花朵都簌簌亂顫。

然而彼之蜜糖，吾之砒霜。被迫與這人對視，曉珠害怕極了。強忍了一陣子，終於受不住，顫抖得越發厲害，連耳墜上的金鈴也發出清脆的「叮鈴」聲。

她清明的眼眸裡漾滿了水色，一顆淚珠順著光潔的鵝蛋臉蜿蜒滑落，也沁濕了男人的手指。

裴屹舟用粗糙的拇指揩去她的淚水，似乎有些失神地喃喃道：「怎麼哭了？」

曉珠用盡全力忍住抽噎，卻說不出話來。

「妳是新來的？」裴屹舟的手還捻著她的下巴，但好似怕弄疼她，動作刻意輕柔了些。

曉珠從鼻子裡「嗯」了一聲，磕磕絆絆地道：「我……我叫……叫曉珠。」眼淚卻不受控制似的，越湧越多。

「曉珠，晨曦之珠？」裴屹舟念了一聲，眼裡添了些柔情，似有月海星河在閃爍，「『藏之比明珠』，是個好名字。」

曉珠沒念過書，不識得幾個字，但她知道自已的名字是王大娘取的，來源便是這句詩。

王大娘同她一樣不識字，只知道這一句詩，撿她回來又在早上天濛濛亮的時候，便這樣用上了。在沈府的無數個夜晚，廚房裡的事忙活完，王大娘便會摟著她在院子裡看星星。

那時她年紀小，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奶聲奶氣地問：「怎麼有那麼多曉珠在天上？」

曉珠是圓圓的珠子，天上有，曉珠便在天上。

王大娘笑得合不攏嘴，跟她解釋星星和珠子的區別，又說：「貴人說『藏之比明珠』，為妳取這個名字，便是希望妳以後遇上將妳藏之心中、如珠如寶的人。」

舊事旖旎，減緩了曉珠的恐懼，而共同的認知，能拉近兩個陌生人之間的距離。

原來王大娘取名的出處他也知道，那他……也是個人嘛，不是什麼修羅鬼刹？也不知道是什麼時辰了，外面的風越發地急了，風聲蕭蕭，從窗戶縫兒裡沁了絲絲涼意，吹得燭火一明一滅。

她抬起眼，直勾勾看著面前的男人，劍眉星目，面若冠玉，眼眸深邃，好似跌入了悠遠的回憶。

他……他好像不似半年前那個夜晚那般可怕。

然而下一刻，「劈啪」兩聲，雷聲轟隆，大雨「吧嗒吧嗒」下了起來。

男人驀的驚醒，忽的變了臉色，蘊有月海星河的眼裡全是懾人的寒氣，輕捻她下巴的手也閃電般往下一滑，死死掐住她的脖子，陰沉著聲音道：「說，妳是哪家派來的細作？」

大雨洗去了溽熱暑氣，院中的芙蓉樹下落了一地殘紅。

秦嬾嬾坐在廊道的竹藤椅上，正吃著一串青油油的甜葡萄看雨，腦中已然想入非

非。

若是少爺成婚，在京城辦還是這裡辦？這小地方也太寒碇了些。若給少爺的孩子做虎頭鞋，用什麼料子？待會兒上香，得告訴大小姐。

一邊想一邊笑，笑得滿臉的褶兒更明顯了，啃香梨的冬青看著疑惑得直撓頭。

正在此時，西邊屋子裡傳出一陣「劈里啪啦」瓷器摔地的聲音。接著，一道冷肅的男聲喚道：「冬青！」

冬青一聽便知不好，他家大人只有在生氣要懲治惡人時才這般喚他，嚇得手裡的香梨都掉了，一溜煙跑過去。

秦嬈嬈也聽出來了怒氣，方才的盤算都煙消雲散，只怕是曉珠膽子小不曉事，惹了裴屹舟不開心，她悄悄跟了過去，站在柱子後面。

冬青到時，屋子裡一地狼藉，涼粉、萵筍葉等食物殘渣，混著碎瓷碗碟摔了一地。

他家大人負手站在書案邊，翩翩公子，長身玉立，然而眼中的寒氣擋也擋不住。

順著他冷冽的目光看去，地上跪坐著一個少女，身上密密實實蓋著一件暗青色披風，正一手扶著桌子腿兒，一手捂住自己脖子大口喘氣。

她指縫間露出來的白皙皮膚上有著淤青。再往上看到少女梨花帶雨的臉，冬青驀然紅了臉。

這是誰？竟如此美！

他是跟著裴屹舟從京城來的，花紅柳綠、環肥燕瘦，也算是見過些市面，但像這個少女這樣的，他從未見過。只看她一眼，好像滿園子的花都開了。

被打量的曉珠渾然不覺，她被裴屹舟掐得幾乎要昏了，懨懨地靠著桌子腿兒，半分力氣也無。將將緩過口氣，又聽那冷面修羅道——

「把這女子送去牢獄，是哪家派來的細作，務必讓吳朗拷問出來！」

半年前，朝廷徹查鎮西軍軍餉貪墨案，上上下下牽扯出一大批人，連南屏縣這樣的小城裡也有許多家沾上了。裴屹舟以雷霆手段查抄了沈家，此後，其他家或是送錢賄賂或是塞人打探消息，使了無數法子，想從他這裡把路走通。

可惜，裴屹舟是什麼人？永興侯府的嫡子，什麼沒見過？榮華富貴漠然視之，溫香軟玉無動於衷，除了還公義於人心，餘者萬事不關心。

曉珠不知箇中曲折，只知道吳朗這個名字往往同裴屹舟連在一起，人稱「修羅裴，鬼剎吳」。裴屹舟抓人，具體的殺人、用刑，均是吳朗去做。

曉珠嚇得魂都要飛了，臉色白得可怕，只軟軟地重複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是細作。」

裴屹舟冷笑道：「妳若不是，怎知道我的口味？怎知道用竹葉花椒兌了催情香來迷惑本官！怎會在沈府時按兵不動、潛伏至今！」

曉珠呆呆的，無力分辨那一連串的質疑，愣愣地道：「是秦嬈嬈……讓我來的，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裴屹舟重重一掌擊在案桌上，怒道：「休要攀扯他人！待在吳捕頭手裡過完七十二道刑罰，看妳還如何狡辯！」

這幾個月來，這些細作的花言巧語他聽過太多了。

案桌上的碗碟被方才掙扎亂動的曉珠摔碎了，還剩著的唯一一碟滷牛肉，碟子震

顫不停。

曉珠也被這一掌震得瑟瑟發抖，但片刻之後清醒了許多，大著膽子看了那人一眼。沒錯，跟查抄沈府那夜一樣，他也是穿著這樣的青色袍子，負著手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。他根本不聽沈家公子們的解釋，便做出那些折胳膊斷腿的事。

蠻不講理、剛愎自用、冷心冷清、怨毒狠辣！

曉珠有些冷，用力裹緊了披風。

披風……可他……他為何要給她披風？她的軟煙羅紗裙實在太短了，在面對他的審問時，她又是恐懼又是窘迫。

還有方才，他只在一開始使了力，自己淚如泉湧，他一下就放開了，眼神很是複雜，既有陰鬱、憎惡，又有憐憫、不忍。

這樣的神情，不該出現在他這種人的眼中。

實在是很奇怪。

這些念頭不過轉瞬閃過，隨即更重要的事浮上心頭。

她真的要進牢獄了嗎？那樣陰森可怖的地方。曾經聽人說，有一次裴縣令批了條子，吳捕頭帶人去抓人，到了發現那一家人全服毒死了，因為死也比被他們抓去的好。

曉珠用披風揩了揩臉上的淚水。

反正是死，不如死在外邊還乾淨些。沒有什麼可怕的，她也很想念王大娘。

「還在發什麼愣？」

冬青臉還紅著，忽的被呵斥，他嚥了下唾沫，欲要上前擰人胳膊，曉珠已扶著桌子顫顫巍巍地站了起來。

「我……我自己走。」

縱然裹在暗青色的披風裡，嬌花照水、弱柳扶風，那嫋嫋身段還是可見一斑。

冬青低著頭根本不敢看，有個人倒是看得真切。

曉珠走了兩步，腳步一頓，回頭對案桌前那冷若冰霜、高高在上的青年道：「曉珠是廚娘，不是細作。」

事已至此，她雖然還有些害怕，可內心隱隱有個聲音在說，一定要把這句話說出來。

燭火明滅，撲在她光潔白暫的鵝蛋臉上，長長的睫毛下，蘊滿水色的眼睛直勾勾看向裴屹舟。有時候，和風細雨中墜地的嬌花，往往能在狂風暴雨中保全。

一向嬌弱怯懦的人兒，此刻似乎多了幾分堅毅。

裴屹舟愣了愣，心頭忽的一跳。

屋外偷聽的秦嬈嬈也嚇了一大跳，「這……怎麼鬧成了這樣？」

她急急跑了進去，先將冬青、曉珠趕去屋外，與裴屹舟解釋她是怎麼從醉酒的冬青嘴裡問出沈府那夜的情形，又是怎麼買下曉珠的，又逼她穿了這一身衣裳，還有那幾樣菜是她吩咐曉珠做的，催情藥也是她下在熏香裡的。

裴屹舟皺著眉頭聽完，哭笑不得，抬手扶額，無奈道：「嬈嬈妳……」

他心中早已將曉珠是哪家派來的、從什麼管道來的、縣衙裡哪些人恐是細作，分

析了個七七八八，甚至想著，從曉珠這根線把內奸找出來，一網打盡。摩拳擦掌、躍躍欲試間，誰能料到事情真是如此簡單？

秦嬤嬤苦著一張臉道：「此事是我做錯了，曉珠確實不是細作，若少爺不喜歡，明日我打發了她便是。」

秦嬤嬤侍奉母親多年又是好心，裴屹舟不好多說什麼，只道：「那嬤嬤去處理便是，只下次再不可這樣了。」

秦嬤嬤見一地狼藉，紮起袖子準備收拾。她平日本無須做這些的，今日也不知是不是因為心存愧疚。

裴屹舟七巧玲瓏心，洞若觀火，知道個中緣由，也不阻止。

秦嬤嬤年紀大了，在曉珠這等小丫鬟面前威嚴冷肅，但在她一手帶大的裴屹舟這裡就成了碎嘴子，一邊掃地上的殘渣，一邊嘖嘖道：「曉珠竟放這麼多花椒，這可怎麼吃？」

裴屹舟這才想到關鍵的一點，奇道：「這竹葉花椒不是妳吩咐她放的？」

秦嬤嬤笑道：「我哪會這樣吩咐，少爺又不吃這勞什子，曉珠是川人，喜放花椒，我和靈萱無所謂，倒是忘了你不喜，沒有提醒她。」

裴屹舟恍了恍神，是了，只有他的母親有花椒香囊，只有在恩師家裡吃飯才放花椒，只因他們都曾在雲嶺學藝，那裡盛產竹葉花椒。

母親死後，他只在恩師那裡嘗到過這滋味，而恩師死後，他再未嘗過。所有人都以為他不喜花椒。

秦嬤嬤攏了瓷片，又道：「少爺還沒吃夜宵，我讓曉珠再去做點吧？」

「曉珠是廚娘，不是細作。」

想到方才嬌弱的少女裹在他的大披風下，挺直著雪白脖頸這麼說，裴屹舟失神了片刻才開口，「不必麻煩了，這牛肉還能湊合著吃。」他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她……受了驚嚇，還是讓她好好歇著吧。」

桌子上只剩下那碟子滷牛肉，秦嬤嬤暗歎口氣，攏了碎瓷片出去了。她知道她家少爺面上冷冷的，實則為著那些舊事最是心疼女孩子，見不得她們受委屈。

但那份心疼，怎麼也跟男女之情無關，便如曉珠這樣的絕色，竟也撩撥不到他。只是她想錯了。

裴屹舟夾起一片滷牛肉，這是將牛腱子肉和了十來種香料滷製而成的，切片後還拌了少許芫荽。

牛肉入口，濃濃的肉香、滷料香、芫荽香之外，還有一股酥酥麻麻的氣息，從舌尖、鼻尖傳到心頭，引來他全身的輕顫。

眼前陡然又出現那個嫋嫋婷婷的身影。

半年前查抄沈府的夜晚，她穿著與其他丫鬟同樣的衣服，跪在一眾下人裡，瑟瑟發抖。雖連面都未見，但他卻一下子察覺出不同，那是記憶中熟悉的竹葉花椒氣味，所以他在她面前停了一霎。

方才她也在發抖，若枝頭嬌弱的小白花。

如若不是有心使然，這喜用竹葉花椒的少女能令他平靜地憶起舊事，分明是緣分。

裴屹舟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心下狐疑：女人真是嬌弱，方才他好像也沒使多大的力，她脖子上怎麼就有了淤青？

第三章 恢復自由身

雨下了一夜，今日新晴。天光融融，照得芙蓉樹花嬌葉亮，人的心情也好了很多。曉珠本已做好最壞的打算，豈料峰迴路轉，事情竟往好的方向發展。秦嬾嬾昨晚還了她身契，還給了她些碎銀子，說是這個月的工錢。

不用入牢獄、恢復了自由身、還有些碎銀子，曉珠實在是開心。

只是脖子還有些疼。曉珠拾掇好藍布包袱，將那件暗青色的披風疊好放在桌子上。又對著面盆裡的水瞧了瞧，脖子上很明顯的手印子。

有人在門口探頭探腦的，曉珠一看，是冬青。他往外磨磨蹭蹭好一陣，還是進來了，懷裡抱著一些東西。

「姊姊，秦嬾嬾說昨日委屈了妳，這些是給妳的補償。」曉珠發覺冬青的臉紅紅的。

他模樣看起來雖小，個子卻比同齡人高得多，把東西攤在桌子上，卻把臉別向窗外說話，那模樣多少有些怪異。

曉珠知他害羞，有些想笑。聽了他的話，心頭又愕然，秦嬾嬾昨晚已經來過了，怎會又喚他來？再看向那些東西：一個青瓷瓶，一個裝得鼓鼓囊囊的荷包，還有……一把匕首？

冬青一樣一樣解釋道：「這膏藥是京城寶仁堂的，最是活血化淤；這是五十兩銀子，買個小宅子什麼的綽綽有餘了；還有這把匕首，姑娘獨自一人，可防身用。」曉珠膽子雖小，人卻不笨。膏藥倒也罷了，銀子竟有五十兩，還有匕……匕首，怎麼也不像是秦嬾嬾的手筆。

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披風，她又想起昨晚那人冷漠如霜又憐憫不忍的眼神。

曉珠脖子疼，心裡也懵懵的，不知這人是什麼意思。但她為婢多年，從來都是個往前看的人。

罷了，想那麼多做甚？她馬上就能離開這裡了，按照以前與王大娘的計畫，去鄰縣謀個生路。她有一手好廚藝，不愁尋不到飯館。

管他是為什麼，那些心沉如海、冷心冷情的人，終究與她一個小廚娘沒有關係。

「那我就收下了，替我謝謝秦嬾嬾，還有這件披風，是……」她頓了頓，「是裴大人的，也……謝謝他。」

口中如此說，心裡卻惡狠狠地想：謝他什麼呢？謝他抄了沈家，害她流離失所？謝他不問青紅皂白，差點兒掐死她？

以為給她錢，這些事兒便能當作沒發生過嗎？還有什麼匕首防身，他不知道南屏縣最大的惡人就是他嗎？

曉珠做慣了下人，在沈府時縱然有王大娘護著，也會遭些氣受，她便學會了心中演繹這一套，在心裡罵過後氣也能消了，所以這時她面上還是笑著。

冬青去瞧那披風，不小心瞥了曉珠一眼，這一下子更是臉紅到了脖子根兒。

「知……知道了，姊姊慢走。」他托著披風，似乎青磚地燙腳一般，逃也似的跑

了。

哪裡是慢走，曉珠和冬青都想快些走，能多快就多快。

冬青一溜煙地跑去裴屹舟那裡報喜，臉上的紅還未褪盡，「事情辦好了，曉珠姊姊收下了，還說謝謝大人的披風。」

裴屹舟「哦」了一聲，心裡卻玩味了一下「曉珠姊姊」四個字，心道：妳倒和別人交心交得快。他囑咐冬青將披風掛在衣櫃裡，忽的想起不對勁兒來，質問道：「不是讓你交給秦嬤嬤嗎，怎的自己去了？」

冬青一大早上跑上跑下、忙來忙去的，委屈極了，「她一早就要走了，可秦嬤嬤想是昨夜累著了，同二小姐兩人都還沒起呢。我剛在門外叫了兩聲，就被二小姐結結實實罵了一頓，說再吵她睡覺，就要把我下油鍋炸了。」

裴屹舟瞧瞧外頭，日頭已挺高了，又看冬青一副委屈巴巴的可憐模樣，以手扶額，「罷了罷了，也不是什麼大事，我與你有正事要說。」

冬青挺直腰板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。

「衙門裡確實有細作。」

那廂，曉珠生平從未走得這樣快過。

在沈家，雖然大人們寬厚，她們隨時也是低著頭緩步而行，不可顯露出半分急躁來。在裴家更不必說，秦嬤嬤總是囑咐她，走路要娉娉婷婷、嫋嫋媚行。

可是現在她自由了，誰的話都不必聽了！

整整一個半時辰，從早晨走到中午，到了一家名為「來福」的客棧門口，她才停下腳步。這裡是城北，距離裴家已經很遠很遠了。

曉珠開了一間上房，房門關上的那一剎那，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氣，緊繃了多日的心弦終於放鬆。

隨意吃了點午飯後，她連連打哈欠，睏意上來了，倒在床上就睡著了。在裴家，成日惴惴不安，連一個好覺也沒睡過。

曉珠這一睡就是整整一天。

是隔壁有些「咚咚」撞擊木板的聲音才將她吵醒。她揉著頭坐起來時，月亮都出來了，掛在窗櫺上。她心情好極了，看了一會兒，覺得連圓圓的玉盤似乎都在衝她笑。

睡飽了，就去找好吃的！

然而，曉珠剛彎腰套上繡鞋，便聽見隔壁有奇怪的聲音傳來，哼哼唧唧的，有男聲，也有女聲，還有床板的撞擊聲。

曉珠的臉騰一下就紅了。

她都快十五歲了，雖不明白具體細節，但大致上還是知道的。以前三公子年紀小，與她們這些年輕的丫鬟最能玩到一塊兒去，總與她們說些沒羞沒臊的話。

初時的害羞之後，曉珠握緊粉拳，有些氣惱。

她明明出了五十文的大價錢，讓掌櫃的開一間清淨的上房，怎麼還有這些汗七八糟的事兒？

可現在已經是晚上，只能等到明日再換客棧了。她這樣一個小姑娘，萬萬不敢孤身出門。

不只如此，中午她進門的時候，一副忠厚模樣的掌櫃也提醒她，一個人要注意安全。

曉珠想了想，動手喬裝一番，去樓下吃飯時，已變作一個臉色黃黑、還有好些麻子的醜女模樣。

豈料長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閒平地起波瀾，風波還是起了，只是事主不是她。

客棧一樓正廳裡，兩名五大三粗的漢子正在罵客棧掌櫃，「這什麼破玩意兒，一股子土腥味兒！」

李掌櫃連連道歉，「對不住、對不住，咱們廚子的手讓滾油燙了，現下只能湊合湊合。」

一漢子將筷子摔在地上，「湊你娘的！老子來吃飯，不是來吃湊合的！沒廚子，還是早日關門算了！」

李掌櫃愁眉苦臉，不管這兩個人是不是同行請來砸場子的，他也確實理虧。正經廚子受了傷，現在是喚作三兒的小徒弟掌勺，味道上是要欠缺一點兒。

平日食客們點些家常小菜吃不出來，遇上挑剔的客人，再點椒麻魚這樣的大菜，就露了餡兒了。

但李掌櫃也不敢真的關了門，自家兒子馬上就要科考了，這束脩費、書本費、趕考的路費，都指著這客棧的進帳呢，只好拱手作揖、連連道歉，只希望花點兒小錢哄了這兩人出去。

這兩人卻不依不饒，只說若是味道不好，定要掌櫃的關門。

曉珠想起進門時掌櫃的囑咐她要當心，也算是好人。她是個心善、有恩必報，不如就幫他一把。

「兩位客官稍等片刻，麻辣鮮香的椒麻魚馬上就上桌。」曉珠說完，衝著李掌櫃眨了眨眼睛。

椒麻魚並不難做，只是有些地方須得注意。

譬如要先用蛋清、澱粉、鹽和黃酒做基礎調味醃一醃，才能去除魚的土腥味兒，又吃起來嫩滑可口，魚頭魚排與魚片還得分開調味。

又如炒料裡一定得有泡薑、酸豇豆和酸蘿蔔這幾種醃漬物，才能解油開胃。

之前掌勺的小徒弟定是醃魚的時間不夠，泡薑、酸豇豆、酸蘿蔔也沒放，這才壓不住土腥味兒。

曉珠繫上圍裙，袖口高挽，手腳十分麻利，一看便是行家。

大鍋高火，將三種切好的泡菜，並新鮮的蔥頭、蒜末、薑末和少許豆瓣醬爆香，放入魚頭、魚排，以及剛剛沒過的清水。熬開後再煮一會兒，加入薄薄的魚片，變色後迅速撈起。

將已經熟了的魚頭、魚排、魚片一併裝入大碗中，表面鋪上蔥段、芫荽、竹葉花

椒、乾辣椒段，最後再澆上一勺勺燒得滾燙的熱油。

花椒、辣椒及所有佐料的香氣，在澆油這一刻全部被激發出來，飄散得滿屋子都是。

三兒見行家來了，主動跑去燒火，此刻慌忙掩住口，一句話也不敢說，就怕口水流了一地。廚房外，李掌櫃和跑堂的也是喉頭滾動，一下一下地嚥著口水。

只有那兩名客人雙手環胸站著，一副高傲的樣子，似乎不為這香氣所動。不過在無人注意的時候，他倆還是飛快地嚥了口唾沫。

曉珠想著那兩名食客的樣子，特意將油、鹽、辣椒放得重了些。果然，一盆色香味俱全的椒麻魚一上桌，兩人便都熬不住了，才夾起魚片嘗了一口，眼睛就開始發光。

在美食面前，哪裡還有時間找碴罵人？

聞著先是香，放進嘴裡是麻辣，輕輕一抵，嫩滑爽口又鹹香入味兒，最後一嚼，滿口酥酥麻麻，餘味悠長，吃完一片還想再吃一片。

他們一通胡吃海塞、風捲殘雲，不多久便吃完了一盆椒麻魚並一桶米飯。

吃人嘴軟，他們吃得碗光盆淨的，再也無碴可找、無話可說，乖乖付了錢就走了。

他倆前腳一走，三兒就從廚房裡端了曉珠做剩下的椒麻魚出來，仍是一句話不敢說，緊緊抿著唇，喉嚨不斷吞嚥。

跑堂的小虎子舀了四碗飯，桌子一邊一方，三個男人也同方才那兩個客人一樣，狼吞虎嚥、連連稱好。

曉珠做完椒麻魚，解了圍裙出來，掌櫃的一邊扒拉飯一邊招呼道：「那個……小姑娘，快來吃飯，吃了飯再說！」

曉珠還沒和他們三個怎麼說過話，但這種溫馨、自然而然的感覺，令她十分熟悉，這是家的感覺。她擦了擦手，甜甜一笑，「來啦。」

卻不知因為她，裴家那邊鬧翻了天。

裴靈萱昨晚抄完了大字兒又睡了個懶覺，高高興興的。一起來便惦記著曉珠許諾的宮保雞丁，哪知道人早不見了。

為此，她發了一天的脾氣，把手邊的東西亂丟一氣，能毀的都毀了。

但她就算在氣頭上，也是個看人下菜碟的，毀的盡是些裴屹舟從來注意不到的東西：像是她玩舊了的撥浪鼓、泥人不倒翁、穿久了不想要的衣服。

秦嬈嬈跟在身後，小祖宗丟什麼，她就撿什麼，幾乎累斷了老腰，「二小姐，在屋裡發脾氣可以，千萬不要到院子裡去，讓少爺看見了就糟了。」

時間還早，裴屹舟萬萬不會回來。

裴靈萱心中有氣，專要與人對著幹，立馬跑到院子裡去，踢倒井旁的水桶、拔走花盆裡的花……蹲在牆角杳見曬太陽的野貓，若非跑得快，已被逮住了尾巴。

破壞大王壞事做盡，又瞅見芙蓉樹的對面放了個小圓簸箕，裡面鋪著一層新鮮的竹葉花椒。

這是曉珠做菜用的，秦嬈嬈做飯用得少，便想曬乾了好儲存，以後慢慢用。

裴靈萱邁著小短腿兒跑過去，「曉珠姊姊走了，沒人給我做宮保雞丁了，還要這勞什子花椒籽做甚？」

小胖手搭上簸箕邊緣，欲要掀了。

秦嬾嬾嚇了一跳，這東西掉了可不好撿，就算把她老腰累斷撿了起來也沾了灰塵，不乾淨了。她失聲驚喊道：「二小姐！」

裴靈萱一使力，咦，沒動。回身去看人時，小胖手被一隻大手穩穩抓住。

這位闖禍精登時就老實了，嚥了下口水，一副乖乖巧巧的模樣，「哥哥，今日回來得好早。」

裴屹舟道：「大字兒沒抄完就到處淘氣？」

裴靈萱立即噤嘴，想也沒想就反唇相譏，「抄完了的！哥哥，我和秦嬾嬾昨晚一晚上沒睡，抄完了的！」話才剛說完，她立即抬手捂住自己的嘴，可是來不及了。裴靈萱怕極了裴屹舟，事情露了餡兒，她縱然心中萬般不願，還是不敢耍潑撒嬌，垂頭喪氣的，主動去屋裡拿了戒尺出來。

裴屹舟冷著臉，一共打了裴靈萱十下手心，沒有刻意放輕力道，竹片子落在厚墩墩的肉手上，悶悶地響。秦嬾嬾在旁看了直心疼，但也不敢求情。

裴靈萱開始嚎得聲勢震天動地，後來真的痛狠了，倒不嚎了，只抽抽噎噎地哭，眼淚糊了一臉，小嘴還噘得老高。

裴屹舟問道：「怎麼？不服氣？」

裴靈萱鼻水快流下來了，用左手去抹，卻忘了剛挨了打，輕輕一碰，痛得她直發出「嘶嘶」聲。

這下她徹底氣急敗壞了，道：「不服，就是不服！你們大人還不是騙人！曉珠姊姊昨天說給我做宮保雞丁，今天人就不見了，你們才是大騙子！」

說罷捂著臉拚命往屋裡跑，還不時回頭看一下，像害怕裴屹舟來逮她似的。

裴屹舟才懶得去抓她，他放下戒尺，抓了一把竹葉花椒，細細嗅聞，還是記憶深處熟悉的味道。

他想起上午在縣衙裡查內奸，找出來的蛛絲馬跡，以幾不可聞的聲音喃喃自語道：「又是宮保雞丁？」

他想起昨晚滷牛肉的滋味確實是好，從不多食的他，竟然三兩下就吃完了。他盯著手裡這把竹葉花椒出神，不自覺想著，她做的宮保雞丁也一定很好吃吧？

來福客棧。

小虎子從曉珠手裡接過一碟子香氣濃郁的菜，一溜煙兒跑出廚房，高聲道：「四號桌，宮保雞丁一份兒！」

那日大夥兒一塊吃完椒麻魚，李掌櫃立馬發話，高價聘請曉珠留在客棧負責掌勺。曉珠本想著這裡還是裴屹舟的轄區，有些不願。豈料，李掌櫃知道她原是沈家的人，直呼有緣，說自家兒子與沈家大公子是舊友。

這倒是讓曉珠猶豫了。

沈大公子待人極為寬和，銀子上從不短缺下人，甚至特意吩咐採買，平日裡不准缺了她們的胭脂水粉。在沈家當丫鬟的日子，過得比小戶人家的小姐都還好。沈大公子對她也好，出事之前還說了，要在她十五歲生辰時送上一件大禮。只可惜，一切都讓裴縣令給毀了。

小虎子和三兒見掌櫃的說完，曉珠還在猶豫，也開始幫腔。

三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殷殷切切，絮絮叨叨，像極了她原先在沈府時大家說話的模樣。

曉珠心裡熱熱的，最終還是答應了下來。

昨日曉珠發現廚房剩了好些花生米，便做了新菜宮保雞丁。

如今有了三兒打下手，她便不用動刀了，將切好的雞胸肉用黃酒、醬油、鹽巴、蛋清抓醃，加澱粉鎖住水分，使得雞丁更加嫩滑，再加少許菜籽油。

三兒滿臉的不解，他從未見過在肉裡放生菜油的。

曉珠見他脖子伸得老長又不敢問，想是以前的師父脾氣大，他小孩子被吼怕了，便笑著道：「放了澱粉便得放點兒菜油，防止黏鍋。但是不能放太多，不然會有股子的生油味兒。」

三兒恍然大悟，撓了撓頭。

曉珠見狀收了笑，肅容道：「怎能在廚房裡抓頭髮？」

曉珠是王大娘手把手教出來的，極重細節，萬一頭髮絲兒掉入鍋裡碗裡，可是要被狠狠責罰的。

曉珠令三兒出去洗手，繼續將醃好的雞丁放入鍋中滑油，再放入黃瓜丁、胡蘿蔔丁、花生米，一會兒後撈出控油。

起熱鍋，加蔥、薑、蒜末、乾辣椒與豆瓣醬在少許熱油中爆香，下入方才滑油過的雞丁等，最後放入由白糖、鹽、醬油和澱粉調製而成的醬汁，宮保雞丁便做好了。

鮮辣酥香，肉質嫩滑，辣而不烈，油而不膩，還有絲絲回甜。黃瓜與花生米一爽脆一提香，使得這道菜老少皆宜、廣受歡迎。

就一上午已賣了十來份，直把小虎子累得腳不沾地。跑了無數趟，他終於憋不住了，對曉珠道：「不行了，我得去解下內急，好姊姊幫我一次，將這些菜送去樓上的『清蓮』房可好？」

曉珠灶上功夫嫺熟，菜都已做好了，只負責打下手的三兒在盛盤，她正想出去透透氣，便應了。

這一去才發現，原來當日她入住的房間是「幽竹」，隔壁便是清蓮。只是她這半個月來都住在樓下，沒往樓上去過。

曉珠端著幾道菜進了房間。

屋內裝飾得頗為雅致，牆上掛著一幅〈盛夏清蓮圖〉，縱然和她當日住過的幽竹是一樣的格局，但就是多了些風雅之氣。

一個墨袍青年和一個白衣公子正在小酌。

白衣公子一身儒服打扮，手裡拿把扇子，想來是個書生。墨袍青年則是面色冷肅，

辨別不出身分，只一杯接一杯地喝著酒，連下酒的拌黃瓜也不吃。

曉珠躬身上前，將宮保雞丁並其他幾樣菜一一擺上桌，卻被墨袍人狠狠看了兩眼。第一眼，看的是她伸手時不小心露出一節白皙手腕；第二眼，看的是她黑黃、還有些麻子的臉。

曉珠叫這雙眼睛看得發慌。

如果說裴屹舟冷若冰霜，這個人便毒若蠍蟲。那種幽沉的陰鬱，狠毒瘆人得很。曉珠袖中的手臂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，手裡的碟子也不受控制，斜了一斜，幾滴油濺到白衣公子擱在桌子的手上，那人趕忙拉了拉袖子，露出什麼東西的邊邊角角。

曉珠看見了，分明是……一疊銀票。

墨袍青年的目光緊緊追隨著她，如附骨之疽、斷魂之刀。

「對……對不起！」曉珠立馬垂首，害怕極了，急退幾步，連聲道歉。

白衣公子整理衣冠，笑了笑，先對墨袍青年淡聲道：「吳兄莫見怪，小姑娘沒見過世面，膽子小。我知吳兄愛這道宮保雞丁，特意邀你來此嘗嘗。」

墨袍青年這才收回目光，執起筷子夾了粒花生米嘗了嘗，只「嗯」了一聲，也不說好還是不好。

白衣公子卻十分高興，似乎得他一聲「嗯」的評價已十分了不得了。他「刷」的一聲搖開扇子，那上面也畫著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蓮，「吳兄日後多多光臨寒舍，常來，常來！」

曉珠見濺油的事兒過去了，想偷偷離開。

白衣公子瞧見了，卻不是責備她，反而抓了一把棗子塞到她手裡，溫柔笑道：「小姑娘，多吃些手就不抖了，下次可要仔細些。」

還幫她打開了門。